



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 (續)

泰萊 (W. F. Taylor) 著

張蔭麟譯

三 威海衛之圍

(甲) 開始

威海衛爲第二等海軍港，以其無乾塢，又無工廠可供大規模之修理；然以其面積之小及人口之狹，用於訓練及行政，則視旅順尤便；故海軍之用此港，視用旅順爲多。此港因一海灣西端之一小城而得名。此海灣廣約六哩，深入約四哩，東北開張與海接，而劉公島橫其口。海軍之大營，即設於此島上，內包括提督衙門、醫院及小規模之修造廠。此外並有砲臺及將軍衙門。島上成一小市鎮，有各種商店，其一爲德人所設，又有一外國俱樂部，以應島上二十餘西人之需。

85251
劉公島，衣島（在劉公島東南，海灣東口之中央）及內陸，皆有堅壁重壘，數年前漢納根之所營也。其建造尙屬新式，惟有可異之疏略二事。
(一) 南部之內陸砲臺，其向內一面，並無保障，敵人可從此面來攻也。

(二) 島上及他處，皆無測度射程 (range) 之設備。

在夏季威海衛爲一樂土——今上海西人多避暑其間——惟在冬季，風沙漫天，冰雪沒岸，船與陸間，交通艱難，居是間者，不勝荒涼之感。

威海衛城之西北皆山；城與南壘之間則海灘一抹；諸砲臺位於低崖上，其下邱谷起伏，與迤南諸山接。

當予重登旗艦時，備受熱烈之歡迎。彼等感予不因鴨綠江之戰而舍之去。（兼預鴨綠江之戰及威海衛之圍之洋員，惟予而已。）劉步蟾雖以前嫌，相待仍極友好；丁提督對予尤優渥。

鴨綠江之戰，予所得而述者，唯少數零斷之事。威海衛之事，則異是。關於此役，予記憶上及記錄上材料之繁富，使予艱於措置。鴨綠江之戰，譬獨幅之畫圖；而威海衛之役則連綿三月之影戲也。

予以十一月十九日復入海軍，予於是名義上爲上級作戰將官，而李鼎新佐之，惟予雖頗有權威，實際上仍不及其名。日人來攻之前二月，乃

85252

余極忙之時間，重實彈庫，試驗礮彈，整頓防水密門，佈置救火器，清潔甲板及上下各層。自予在旅順和離後，旗艦情形益劣。最使人失望者，船員多不應手；彼等願欲應戰，此無可疑者；惟彼等與將官之間，嫌隙甚深。彼等於命令，擇其非服從則全艦之事不舉者則服從之；叛變之舉絕無，船上警察頗有效力，惟受奇異之限制；因有若干命令，船員全體故意置之不理也。此種情形除中國船外斷不能存在也。

李鼎新不敢往視衆卒所居之處；彼坦直告予。此事與索其性命無異；彼之統馭力漸失，欲恢復之已不可能。予對彼極表同情；彼於其困難深爲焦憂，且坦直無所掩飾。

予所任之職事非成即敗，其間別無他路。然吾自思運遇尙佳，蓋船員皆奮躍欲戰而輕其將官之不爾也。彼等需要領袖，而非空令。然當據報船員違令於不合規之時間，以炭爐煎茶，予聞而往下察視時，心中隱隱疑慮。然此之疑慮，使予振奮；此等事之對付，乃一種新奇之閱歷。予斷最佳而最穩之策，莫如不偕一人與俱。予以英語斥責彼等。（自梁氏在職以來，下級軍官皆解英語。）繼謂「爾等現在可到甲板上。」圍諸小爐蹲坐之衆皆怒目仰視，不知所爲。予蹴一爐，火炭飛散；繼蹴三四爐。予夷然對彼等之大多數冷笑，其睚眦不馴者，則搥之以掌；同時予發出一串之英國詛語，皆彼等所瞭解者。經最初之驚愕及片時之躊躇後，彼等嬉笑視之。小數留於後，拾起火炭，餘則笑奔甲板上，由李鼎新處置之。

此事之應付，實涉及一重要之原則。苟予偕李君，或監獄官俱往，則彼

等因恨此二人，將形成具同一心理之羣衆。一人獨往，則予所對付者非一羣衆，而爲會聚之個人；因不致惹起羣衆的情感。予入軍一星期以來之成績雖小，當爲予之利，果也如之。自此以後訓練日見進步，然終未至足以自豪之程度也。

尙待解決者爲刑罰之事，原用之刑法，帶報怨性質。犯人或以劍撻其肩，或以鞭笞，三有一死。即他事不計，此等刑傷之犯人及伴病避役之士卒（中國軍醫無法對付之），已充滿病室。予與李君商議此事；劍撻及野蠻之鞭笞皆當廢止，否則予不能一朝居。李君及總兵皆贊成此舉。鞭笞未全廢，惟笞數大加限制，使受者至多不過有一二日之病廢；得予贊成而採用之主要刑法爲跪鐵鍊。以刑於甲板上行之，罪人若蹲坐踵上，則遜者以刺刀刺其尻。此法行之半小時便足，受者痛苦而不致傷損。其次之問題，爲如何對付多數伴病之人。此爲一困難之問題；蓋病之真偽，軍醫亦不能無疑也。此問題之解決出予心裁。予召彼等盡至甲板上，別遣人往機器室取草麻油（CANE OIL）一桶至，命各飲半杯。（此爲最使人作嘔之物。）彼等非不欲飲，直不能耳；乃強之飲，如灌狗藥。兩日以後病室幾空。

因李鼎新佐予，總兵與予亦友善，予應付諸校弁，殊無所苦，獨有一例外。予使召一少尉，不來，再使召之，至而跋扈甚。乃以此事報告提督，提督大恨，言將考慮處置之方。旋遣人問予，有何建議。予議處以戰時之極刑，即死刑。提督復遣人來傳語，略謂「適遣詢君意見，乃予之誤，使君兼爲

控告者及裁判者，於理未嘗；此事之處置，非死刑卽正式認罪耳，君能滿意於後者否？予乃夷然聽之。他年予與此人數有交涉，惟絕未談及威海衛之事。

一月二十日，日軍自東北海角登陸，離威海衛約四十哩。然延至三十日彼等始實際向我方攻擊。予恆防其來攻，惟予希望其不爾。此希望絕無根據，惟有一原因：予是時已知內陸砲臺之守者必不戰而退。如是，砲臺若不毀，則必資敵而爲吾等患。予乃促當局預備，待守兵撤退時，卽將砲及彈庫轟毀。此議大受反對，惟丁氏終趨之，而以其事付予。其後予因司夜哨之責，不能分身，乃以毀拆之任屬美國人好威（Howe）助之者爲砲手湯瑪斯（Thomas）華爾蒲爾（Walpole），（二人爲英國退伍水兵，本執役於海關。）少尉朱（Choo）君，並委任弁校及兵士若干人。彼等爲此實冒大險，幾爲守兵所殺者，不止一次。彼等所歷，請提前述之。諸砲臺未受一彈，先一一撤空。當毀拆隊進入時，發現電線已割斷，電池已破碎（電線及電池，乃爲毀砲用者）。蓋內奸之所爲也。予已預料及此。予曾對李君（定遠砲手，自請加入毀拆隊之第一人）解釋內奸當圖謀之事及預先提防之需要。李君以半通之英語告予，大意謂「君無須慮予不盡其職，如奸細割斷通大砲內電池之電線，予誠不知何爲；至於彈庫則易易。予將以線香燃之。」然後來彼未嘗爲此，彼實發銃然之。於此讀者可觀真正中國人之原形。

好威爲勇敢逾常之人。其餘吾等諸人，其冒險也，特爲自尊心所迫不

得不然耳。好威之冒險也，以其喜之。

彼與美國人某君同至威海衛，某君思得一毀壞敵艦之法。其法以一砲艇，狀如澆水車者，載某種化學品，灑於海面；乃誘敵至既灑之區域，化學品觸艦則炸毀之。此計所需之化學品焚於芝罘港，其爲日人所主使無疑也。於是此事乃告終，惟好威乞留，盡其所能以相助，而不受酬。

當日軍在海角登陸時，有許多中國人員，自謂依法不必留，遂離去。最奇者，彼曹之中有醫士，裹傷護士，及其他醫院中人員。彼等之理由如下：彼等屬於道臺，而非屬於將軍或提督；彼等乃文吏云云。然使彼等而爲武員，亦將有他種藉口耳。吾等亦未嘗設法留之。

丁提督召諸管帶會議（此等會議予從未被召參預），議決對於登陸之敵人不加阻止。海軍當留爲保護港口之用云。此決議自有若干理由。前此不久，鎮遠觸礁，洞焉。傷口僅零湊補掩，吾人認爲不良於用。其他各艦，惟定遠，靖遠，濟遠及來遠可用，此外並有小魚雷艇三艘。僅此諸艦，苟善取用之，無論敵方，掩護艦之勢力如何，當能加其運船以重大之損害；惟如是則除定遠外其他諸艦當見毀，而威海衛之陷當益速。復次，則有將來之問題。戰事已失敗，中國當得嚴厲之教訓。爾時中國猶有中央政府，殊論之勢力通於全境。朝廷必將立謀重建海軍；若海軍將弁盡殲焉，則無以爲後來發展之根莖。此亦一頗有力之理由；然凡此一切理由，無論當否，皆不過掩飾之辭。實則吾人不欲戰耳。卽奮不顧身之好威亦未嘗以此促予。

85254

然據予日記所載，予固主戰者。假予負斯職責，予義在必戰。如此，若善爲之（此爲極可疑之設考，當造出一番小小之轟烈事業，其對於中國之用處，究極言之，當視彼一班遺留之將弁爲大。然予無責也，予未被召參預會議。然苟予欲之者，當能強聒以動當局之聽，然予不爲也。不寧惟是；當予聞退避港內之訊，且與釋負之歎焉。然予等非法也，好威與予，以英國砲手四人之助，凡有探險之舉，爲吾等所統制者，無不欣然爲之。吾等曾有二次之嘗試，然皆失敗，後當述之。凡此欲爲而未爲之事，並無歷史的興趣。鴨綠江之役造成歷史，威海衛之役則不爾。予述其事，聊備掌故而已。（譯者注：以此故，譯者將下文此二事之記述刪去，而撮其略附於此。其第一事，泰萊擬與好威及定遠砲手麥盧 Mellow 三人各駕魚雷艇襲擊日本運船，中途相失而返。其第二事，日人佔威海衛後，以趙北嘴砲臺轟劉公島，泰萊等患之，謀以靖遠、平遠、廣遠、廣丙等艦及二魚艇襲毀趙北嘴砲臺；二月四日晨七時半，諸艦既發，旗艦疑敵將來攻，召之還。泰萊等擬次晨再往攻，而是晚定遠爲日人魚雷所毀矣。）

(乙) 攻擊

日人以（一月）二十日登陸。其後十日內，予等蟄伏不動，坐待敵人來攻而已。予日記云：「一月二十八日約上午十一時接報日人離內陸最東之砲臺僅九哩。敵艦二艘方出發。劉總兵態度極頹唐。彼於戰事不獨無用，且當有害。彼惟言大限到時，將如何自殺；凡此皆其可憐可悲之性格之表現也。」

「一月三十日。今晨九時半左右我方砲臺開火，惟吾等不知其目標何在。十時以後始見敵艦在東港口外……下午一時左右砲臺盡入敵手。丁提督以一時半左右下艦（予登岸接之），予等乃起碇南進。予等幾至擱淺海堤邊，輕掠而過。日人據一砲臺以二砲相擊，數彈相密近，惟未得中。予等於四千碼外以砲還擊，繼續至二小時左右。敵方一砲被燬，其他一砲亦停火，惟後者予疑其未燬。」

自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十三日，凡十四日間兩方砲火往還。敵方艦隊轟擊劉公島砲臺；彼等不甚銳進，智也。以予付之，彼等所發，泰半爲開花彈 (Shrapnel)。日人直步行入南壘，先是我方兵士已步行而出。予日記中不責兵士而責將官。好威等拆毀南壘之工作，吾人若思及其一切困難，不能謂其不善，惟其工作實未完全。日人最初修復一砲，繼之又一砲，一星期後又復二砲；而以巨彈擊劉公島及我方兵艦，一彈穿靖遠之鐵甲板，沉之（此事發生於圍攻將終之日）。吾等復還擊彼等本屬於我之砲臺，而射程較短。我方之還擊，類能使敵方暫息；一次吾等直中其一砲。惟定遠入水過多，不宜於近擊，其他諸艦則不敢銳進。

時氣候酷冷，在冰點下十八度，日軍之進行以此受阻。艦中可見彼等苦步徐行於雪鋪之沙灘上，可見微小之黑塊，依潔白之背境；時而一塊停止不動，蓋爲我方之開花彈所中也。彼等直抵城下，安步而入；惟彼等發現西壘已完全毀壞。

日軍入據西岸之前不久，旗艦接一信號，來自西壘之一砲臺，此乃守

將薩鎮冰所發，請示於提督者也。彼延至最後尙可退出之時始發此信。其他海軍砲臺之守將則不待命令，不須請訓，而逕遁矣。惟薩君行事，恆求不逾規矩。其後彼爲海軍總司令，予與之頗稔；彼嘗受吾國 K. O. M. 之贈，又嘗爲中國內閣總理焉。

於是吾等已與內陸離絕。後事如何？魚雷艇之襲擊，已有端兆；惟我方有堵截之橫檔 (Booms)，又有砲艇之巡哨（此爲予夜間之特職）時趙北嘴砲臺之九吋砲繼續爲吾等患，劉公島上損失不少……（於是

有襲毀之之議。）

（二月四日晨謀襲擊趙北嘴砲臺未果。）

是晚予未繼續巡哨，因有翌晨重往襲擊之佈置也。其夜天朗而清，月於三時半沒。二時敵艦轟擊東壘；予夢中聞之。予長當近危，惟遠險則習焉安之；故予雖確知魚雷艇之襲擊將於一夕發生，仍不足擾予之安睡。然是時警鐘忽鳴如昨（前此已鳴多次）；予趨甲板上。予日記云：「

『月落後不久』在衣島附近之哨艇忽發警烽。我方數艦旋即開砲。吾等亦開砲，惟標的（苟有之者）何在，予不能睹。乃命止火，俾得察視，予乃見一黑物，約在半哩外。砲復發，予奔至置標準羅盤之臺上，出望遠鏡窺之。來者爲一魚雷艇，以末端前進，向吾艦左邊之中部。及相距約三十碼時，艇向右轉；予是時尙未確知其非我方之艇也。當彼轉時，予彷彿見

一彈自彼迸出，然其實爲其大汽管爆裂所發之煙霧耳。數秒鐘後，有笨重之擊聲自彼發，繼之爲搖撼其巨震，一二秒鐘後，號兵喧語『關閉防

水密門，然大多數水密門固已關閉矣……』

艦被擊後，丁提督猶未知其受傷之程度，令前進衛東港口，衆依令準備。及予既知穿漏之程度，乃告提督，船當不能久浮，宜擱之於適當處所，使其砲尙可爲我方用，此着宜即辦，遲則船傾側愈甚，恐不及矣。提督從之。

破曉，見敵方之二魚雷艇漂浮於港內。其一上有四尸，皆大汽管爆裂時炸傷而死者也；彼等已善盡其職而付其代價。予設法善護諸屍，其後蓋以隆禮葬焉。於是提督移旗於鎮遠。

吾等上灘時，潮方漲，及潮退，船深入泥中，同時水漸入，至下午爐火遂滅。

次夜船上之居苦極。吾等初不思一切用物將被漂去，其後知之已晚，無從設法使諸人就岸，因船上無小艇也。時溫度在冰點下多度，風又厲甚。日記載予腰以下盡濕；予暴襪，後失之。然予經此夜，幸無傷損。予振臂上下，間與瑪克萊爾在船尾砲塔內之油布下相擠。予思衆人狀況，尙未至甚劣；彼等能互相擠迫，如羣猴焉，惟有少數凍傷。

上午四時後有一魚雷艇之襲擊發生。在砲火聲中，吾等隱約聞魚雷之爆炸。比曉，見來遠已覆，船底露水面，防浪堤之畔則威遠及一駁船，並一小汽船沉焉。

天明，我方汽艇自岸邊來。予乘此艇查視是夜尙有何凶險之事。夜八時後始返，見艦上景況大異。置架旁未設障衛之長片甲板上空無一人。

85256 在船腰道旁 (gangway) 當有守卒四人，並當有頭目鳴號集衆與予爲禮，而皆不可見。惟在甲板之前部，衆人蜂聚，各攜軍器不一，有持鎗而納彈者，有持短劍者，聲勢汹汹。予知叛變已起。

予當時未知其意義所在，事後亦無暇追問。今可忖測而知者，是時提督已徙，船已毀，船衆未奉命離去，亦無法離去。前一晚之苦楚，實爲其怨憤之因。比曉，予又他去，故遂激成暴動。羣衆正當予返時而聚集，是否出於偶然，予至今未得知。

方予艇止泊時，有三念繼續閃現於予心——危機之急迫，予是日離艦之咎，及予對此事之責任。予懼乎想當然，惟予已不憶。予或無暇畏懼；予心躁動，初不知所爲。予一望艇上諸人，欲觀其作何思想，而彼等毫不動色，於此事似不關心者。既登，將校數人自置架之一門出，語予曰「諸人已叛，彼等將盡殺我曹，且先殺公，請入。」予於時主意已定，此非出於思考，蓋出於頓悟也。予步向此徐進相嚇之羣衆，而察視前排諸人之面目，果得一解英語之下級軍官。予曰「蘇君，請告諸人，予欲與之語。」彼轉而譯述予言。羣衆止不動。

讀者須知，予當時對彼等之言語（毋寧曰詛語），絕非出於自覺之思考。此等辭令乃自然而來。蘇君依句譯之如下：

「予知君等所受待遇甚惡。」

「使英國水兵處此，亦當作同樣之舉動。」

「予適曾往見提督。」

「予已與彼商妥，待諸輕礮盡運上陸時，即送君等登岸。」末一語譯出時，衆齊聲呼「好」，予知已有轉機。

同時一號兵依例立於予側，予聞「好」後，即令「收械」，號兵立即傳令，彼等略有片刻之遲疑，繼乃馴服如羊……

旋提督至，證實予臨機之處置。（予寫此後檢閱日記，知瑪克萊爾與予同在艇上，予登艦時，彼往告提督。）

先是予於島上營一宅，爲將來中國海軍發達時計也。次日凌晨，予從窗間外望而見一怪現象之開始焉。東面日艦方轟擊衣島礮臺。我方魚雷艇隊已準備畢，以全速向西港口進發。我方艦隊亦已準備畢，而循同一方向前進。彼等似皆離港者，實則不然。逃遁者爲魚雷艇隊，而諸艦追阻之。我方各艦，岸上兵士，及適在口外之六大敵艦齊向之轟擊。二艘得脫，一艘圖急遁，欲跨越攔海之橫檔，觸之而碎，餘盡沉焉。此恥辱事之負責將校予姑隱其名。

瑪克萊爾隨提督至鎮遠，好威亦然。是時劉公島日受南壘四巨礮轟擊。結局瞬息將至。軍士畏危，時有叛變及鼓躁之舉。居旗艦當較安全，惟予不欲爲此。一則因有予友克爾克 (Kirk) 醫士及海軍工廠工程師好域 (Howard) 在島上；二則予預料船衆將迫丁氏納降。予希望能聚所有我方諸艦於一處而毀之，庶將來本港之礙較小。諸艦既毀，然後納降。惟予不熟華語，即在丁提督前與諸人爭辨，亦無濟於事。且予亦不欲親見提督之自殺（此爲必不可免之結果）。此優善之老人，時已被嚴

旨視職。彼惟望得死於戰陣。每當吾等攻擊內陸砲臺，彼恆挺身外立，請求解脫——今乃得此慘慘之結局。

予商於克爾克，在醫院服後，院中人員，當圍攻開始時已離去矣。亦有覺此間較為安全者，自請加入。惟在克爾克與予共同工作之七日間，院內惟予等二人及予僕，偶或暫請伴作之助而已。當此星期之末，轟擊最烈之時，予等鎮日割治。惟予等並無麻醉藥。克爾克教予如何止制動脈，並安置軟墊，彼則施割鋸及其他手術。地上殘斷之手足堆積漸高。其後納降時，予恥其為日人所見，因搜集所有綑帶，灌以火油而焚之。

予離定遠後，即入醫院。是晚八時，紛亂之叛變開始。予日記云——「下午七時開水兵叛變登陸。八時，開陸兵叛變下艦。」

「二月八日。焦憂之夜終已度過。陸兵之叛變，為極嚴重之事。彼等毀損諸砲（其後予發現此事不確），言不復戰。彼等擠至防浪堤下，或據諸艇，或登鎮遠，要求載之離島。軍士之恫言不戰乃真確之事，予等皆信之。在此等情形之下，日人之將於明日攻陷此地，亦可斷定……然彼等當不肯退讓，彼等當阻拒日軍登陸；如是則將有第二次之旅順大屠殺。日人之寬容，中國人認為不可能之事；即諸將弁亦咸深疑之。」

在此等情況下，予乃與克爾克及斯奈爾（Schnell），乃砲術專家服務於中國軍中者，謁島上二道臺，與之商量辦法。其結果，斯奈爾與余以夜二時往見提督，說明現在之境地，並勸其可戰則戰，若兵士不願戰，則納降實為適當之步驟。予殊不願為此，而斯奈爾（彼熟於華語）

作何語，予亦不知。予等與丁氏語，不能秘密，如平時然。僕役捧茶至，故立以聽。玻璃窗外，微露無數水兵之頭。然就予之立足點言，予殊不懼，予授斯奈爾傳述之語，乃衆人所悅聞者也。

丁提督最初言納降為不可能之事，其後言彼當自殺，使此事得行，以全衆人之生命。其後斯奈爾因此事大受譏評，依理予亦當在譏評之列，惟未嘗聞之。

是夜紛亂情形繼續至曉。軍士遊行散蕩，向空放鎗，並亂發大砲。然次晨擾攘忽止，予殊不解其故。雖哨兵已不在崗位，將弁多離營壘，然除此外一切如常。守壘兵士欣然發砲。此最後之一星期內，砲臺應戰最猛，所受損害亦最大。此急驟而有似神異之改變，孰或使然，予絕不知；然予付彼等之態度或如是：「前者之戰予等被迫為之，今之戰，予等自願為之。」此乃一中國式之「點綴門面」，吾人無需存了解之之希望也。

於時克爾克在醫院工作，而予為其初學之助手。予前已言院中無麻醉藥，惟割治恆於創後速行之，痛苦稍減。然即此，可見兵士忍痛能力之大及其精力之盛。一兵至院時，或疑其已死，委置殮舍。彼肩中彈，脫去一臂；流血過多，面如紙白。予疑其未死，遷之病室。予等是時甚忙，予未清滌其傷口，僅為貼一軟墊。——然此人後竟獲痊。

總兵劉氏嘗悽然自誇，謂雖受西方教育，仍守中國禮教；苟喪艦，將自裁。是時艦已喪，其僚屬予彼一二日之寬限，以處決其自身之事，並請彼於就義之前，預相通知，俾往致最後之敬禮。故此不幸之可憐蟲實被迫

85258

而吞鴉片，然後立使克爾克來救，如是者屢。其後一次，克爾克方開始爲一傷兵割治，問予曰：「泰萊，君能代畢此事否？」予答曰：「予無意試此，君宜先盡對此人之責任，事畢乃赴總兵處可也。」此次克爾克至已晚，而劉君之苦難畢矣。

日記中並誌海軍將弁數人來求毒藥，予等拒之而譏其怯懦。此諸人中，其二後爲海軍總司令，其一後爲海軍總長。

在醫院之一星期內，外間之事，予記載甚少。八日靖遠爲九吋礮所擊，彈自水線入，貫鐵甲板，沉之。大抵日間轟擊不斷，時或夜間亦有之。魚雷之攻擊，不復發生，殆敵方懲於攻定遠之損失也。

然此時結局真到矣。十二日晨，丁提督自殺。此際情形，予無直接之見證，惟得自謠傳及斯奈爾之報告而已。斯奈爾之故事，後經發表。

蓋丁氏死後，瑪克萊爾、好威及中國將弁數人上陸抵道臺牛氏家，遇斯奈爾。好威倡議假丁提督之名作降書，並親自起草。書成，譯作中文，並鈐提督信印。據斯奈爾所述，其書大意如下：「中國海軍提督丁汝昌致書於日本海軍提督伊東麾下，爲避免無用之流血，予請以艦隊及港口降於麾下，並求允許中外將士自由退出。」鎮通艦懸白旗，費此書以赴日軍。

予採取斯奈爾君所述，以其或然性頗高。惟予日記所載與此不同。然二者不必相矛盾，因好威或不欲以實在之細節告予也。予日記所載如下：

「予與好威閒談（在降書送去後）。彼反對任何條件下之投降，而主張先將戰艦摧毀，然後合海陸軍轉戰至芝罘。理論上此自爲極佳之計劃，惟行之惟艱耳。斯奈爾言好威關於應做之事，議論太多……予使人送一短簡與瑪克萊爾，言欲與之一晤。彼遂來克爾克家。予等閒談。予問此時予有可爲彼用之處否。彼答予若留於所在地（即克爾克家）爲用最大。蓋彼不需予之勸計及協助也，而予實亦無能爲力。予問已提出之投降條件爲何。彼答中國方面願將戰艦及劉公島交出，不加毀壞。日方則許中國海陸軍退至芝罘。以予觀之，此爲一極荒謬之提議。吾人應將艦隊摧毀……予深爲不幸之老提督悲。予視其自殺，非逃避困難之怯弱行爲，乃犧牲一己之生命以保全他人之生命。彼實爲一勇夫，就此點論，其高出於此間任何其他中國人，不可以道理計。」

(丙) 受降

伊東提督對於偽託丁氏之降書之答覆，可爲俠義的禮行之模範。書用英文，記時在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二日，文曰：——

I have the honour to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and to inform you that I accept the proposal which you have made to me. Accordingly I shall take possession to-morrow of all your ships, forts and other materials of war, which are left in your hands. As to the honours and other minor conditions, I shall be glad

to make arrangements with you to-morrow at the time when I shall receive a decisive answer to this my present letter. When the above-mentioned materials of war have been delivered up to me, I shall be willing to make one of my ships conduct the persons mentioned in your letter, including yourself, to a place convenient to both parties in perfect security.

But were I to state to you my personal views and feelings, I would beckon you, as I have done so in my last letter, to come over to our side and wait in my country until the termination of the present war. Not only for your own safety but also for the future interests of your country I consider it far more preferable that you would render yourself to my country where you are sure to be treated with care and attention.

However, if it be your intention to regain your country, I leave it entirely to your choice.

As regards your desire to make the Admiral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British Fleet act as guarantee on your behalf, I deem it unnecessary. It is on your

military honour that I place my confidence.

In conclusion let me inform you that I shall be waiting for your answer to my present letter till 10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子深覺榮幸，得作以下之聲言，來書獲收，所提議之事，予願接納。因此，予將於明日點收貴軍所餘之戰艦、砲臺及其他軍用物。至於儀式及其他小節，待明日接閣下對此函之實答復後，再行與閣下商定。俟上言之軍用軍物交付既畢，予將以一艦載閣下及來書所舉之人員，使安抵便於兩方之一地。

然依予個人之意見，毋寧重申予前書所云，勸閣下來至我方，暫居我國，以至戰事之終止。閣下若來我國，必受勤謹之待遇。予之以此舉為最宜者，非獨為閣下之安全計，抑亦為貴國將來之利益計也。

然若閣下欲歸貴國，予完全聽閣下自擇。

至於閣下欲使英國艦隊總帥為閣下作擔保一事，予認為不需。予所信賴者，乃閣下軍人之德操。

最後請以一事奉告，予將候閣下對此書之答覆至明早十時止。）

書中『come over to our side』(來至我方)一語，其意義顯然不過勸丁氏降後暫避伊東所，以保全其首領，以為他日服務國家之地耳。中國方面對此函之答復如何，予不得而知。惟予日記中錄有伊東提督之第二書，記時在二月十三日，乃致『代表中國艦隊之軍官』者，其

In my last letter to the lamented Admiral Ting it was said as to the honours and other minor considerations, I shall be glad to make arrangements with you to-morrow, and now that he is dead those minor considerations have to be arranged with somebody who can deal with us in his stead. It is my express wish that the said officer, who is to come to this our flagship for the above purpose, be a Chinese—not a foreign officer, and be it understood that I am willing to receive him with honour.

(予前致丁提督書，謂關於儀式及其他小節，俟明日再行與彼商定；今丁提督既死，須有一人代彼，來做軍旗艦，與予商定諸事。予切盼此人爲一中國軍官，而非外國人。予願以優禮接待之。)

十六日二日艦入港，泊近南岸；於是一魚雷艇至，令所有外國將校，即往松島艦上。克爾克與予考慮此事。予等預料日方視外國人當不過爲探奇冒險之輩，而加以小小之屈辱。除克爾克外，吾輩殊難期望他種待遇也。予等乃決意不往，避於山頂。

次日日本艦隊自西港口入，予等立道旁觀之，與一隊日本軍官相遇。予知其屬伊東提督幕內，予等互爲禮。繼之爲以下之談話（予無記錄，

惟憶之甚晰）——

「君等爲甲必丹泰萊及醫士克爾克乎？君等所見，乃好景也。予以手指入口之艦隊曰：『然，且爲歷史上有趣者。』日將笑而領之，稍思索，繼曰：『二位昨日未在松島艦。予等算君已違約，可乎？』對曰：『善。』乃互爲禮而行。日人之有禮如此。

關於威海衛，更無可述。日人以廣濟（三等舊艦）載予等赴芝罘。予等之私物可運者悉運至船中。時日軍小隊，四出遨遊（有軍官領之）；亦有搜括西人住宅，其宅主已離去者。予日記中云：予從未受日人絲毫之粗暴相加。

予等遂至芝罘，戰事對於予等可算已畢……

今請一述與予共事諸要人。關於提督丁汝昌，予前所述，已足表予欽敬誠服之心，此則凡知之者之所同也。今請益以予日記之言如下：——

「自此地受攻以來，彼常立於最危之地。當吾人轟擊南壘時，彼恆在吊橋上，而總兵則潛避瞭望塔中。定遠爲魚雷炸擊起，彼當然在艦上。自此以後，凡有戰事，彼恆在靖遠艦之最前方。今日靖遠被沉時，彼亦在其中。予日記中尚記丁氏一故事如下：——『洋員某君，自稱爲魚雷術能手，乃虛張也。一日被派察視魚雷艇，誤放一魚雷，毀之。丁召之至，曰：『一魚雷所值不多，』惟予不見有放魚雷之需要；而予所最不喜者，爲汝之混充專家。予爲艦隊之提督，予曾有所僞冒乎？予曾自誇於航海之術有所知乎？汝知予之未嘗爲此也，汝宜以予爲範，勿再僞冒。』」

其次請言瑪克萊爾。予嘗擬爲此役作海軍戰史，以無法避免敘述瑪克萊爾之事而止。今時逾三十年，瑪克萊爾已於數年前卒，稍可以無諱矣。

爾時戰爭之拂逆與緊張，使瑪克萊爾求慰藉於杯中物。彼誠非時時酒，惟特別當圍中事機急迫之時，當最需決斷之時，爲然……日人既自海角登岸，亟須定應付之策，南壘後爲日軍所陷，我方尤須

取果敢之行動；而瑪克萊爾束手無所爲。予乃言於丁氏請使克爾克列瑪克萊爾於病人表中，不果。予乃直接警告瑪克萊爾，若再不振作，予將報告於天津。予言極恭，「先生，『提督』之字眼如流。然次日予拍電乞將彼移調；及彼清醒時，予立以電文示之。予乃作書致漢納根說明予採此步驟之故，並以予辭職書附焉。丁氏知予此舉，且私睦之。彼造予室，言彼欲使瑪克萊爾靜徙於芝罘，不果，問予有何策。予乃遣人帶書與克爾克，卒使其列瑪克萊爾於病人表中。彼亦夷然就岸，無所阻難。（完）

滿鐵沿線的日本圖書館統計

館名	經費(全年)	藏書	閱覽人數
大連圖書館	二〇〇〇元	一五五二八册	六七三〇人
日本橋圖書館	一五〇〇元	九四〇七册	四三二七〇人
伏見台圖書館	一〇〇〇元	六九五册	三四六三人
近江町圖書館	五〇〇元	五九〇册	二七五五人
埠頭圖書館	八〇〇元	一五三九册	七〇七〇人
沙河口圖書館	九四〇元	一八四〇册	五九二四〇人
南沙河口圖書館	五〇〇元	五〇〇册	一八九三人
瓦房店圖書館	六〇〇元	八四〇册	三九九九人
大石橋圖書館	七五〇元	七二七册	二七九九人
營口圖書館	一〇〇〇元	六九三册	二九三三人
鞍山圖書館	二〇〇〇元	一六四册	四八一五人
遼陽圖書館	九〇〇元	七三册	三三六八人
奉天圖書館	五〇〇〇元	四六六册	四三三三人
八番町圖書館	七〇〇元	四〇五册	一八七七人
鐵嶺圖書館	七三二元	七二册	二〇七三人
開原圖書館	七〇〇元	六六册	三三〇六人
四平街圖書館	六三〇元	六六册	三三九三人
公主嶺圖書館	七〇〇元	六五册	一五五五人
長春圖書館	一六三〇元	二四八册	五〇八八人
本溪湖圖書館	七〇〇元	六三册	三三〇八人
安東圖書館	一三〇〇元	一一册	七五八八人
撫順圖書館	一九五〇元	一九三册	八九五五人
哈爾濱圖書館	一四〇〇元	二〇八册	二六二六八人
旅順圖書館	未詳	未詳	未詳
金州圖書館	未詳	未詳	未詳

85261

(此外巡迴文庫一百數十處未計算在內錄於文華圖書科季刊第二卷第三、四期)